

## 44211 杜德成

我，杜德成，以一個不完美的人，一個即將凋零的老兵，走過充滿著矛盾，又不怎麼起眼的人生之路。到了古稀，應了個景，在甲兵紀念冊上撰寫感言，心中想著念著，突然有種悵然若失的情緒湧上心頭，五味雜陳，百感交集。既是書寫「一生」，直想到小時候，腦海即刻浮現母親的影子，真的老了，連世上最疼我、愛我的母親，長什麼樣子都有點模糊了。藉此機會，重新梳理人生點滴，留下隻字片語，也算是一種「達成」吧。

我對自己的家世很朦朧，聽父親說是在內陸被國民黨「拉夫」，成了行伍，1954年從大陳島撤退，前一年我在舟山島出生。來台後父母親在台中東勢804醫院服務，父親是中士班長，

孔武有力，江湖豪氣，一看就知是個狠角色。年輕時，不是被關在牢房，就是在往牢房的路上砍砍殺殺，身上槍眼刀疤的英雄戰績，是他的人生印記。我沒有兄弟姐妹，是獨生子，從小就孤身一人。很少同學見過我父親，印象中連我自己也沒見過幾次。

學生時期實習旅部

母親正好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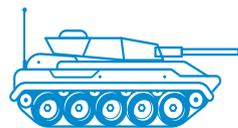
反，溫順謙和，美麗大方。當父親兄弟們有難時，總會先找我母親，她都善言相待，從未怒氣對人。但跟著父親，一生沒過過幾天好日子。1990年，因為戰士授田證補償金問題，我去人事署查資料，找著了卡片，上面寫著：吳雪梅，洗衣兵，1957年退伍。



母親對我關懷備至，兒時我常拿張小板凳，坐在母親的膝前，將頭置於她的雙腿上，側臉耳朵朝上，享受著「掏耳」之樂。直到我進了軍校，放假回家的首件事就是「掏耳」，享受那份陶陶然的親情，感覺真好，這是母子間的心靈交流。

1980年接到父親通知，適逢50壽辰，我帶著妻兒赴台中東勢。壽宴場地設在東勢國小操場，30來桌，上演一場洪門大戲，有點像電影情節。台中週邊各「山頭」前來祝賀，操場搭個台子，父親穩坐中央，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時刻。各派系代表輪流趨前，鞠躬拜壽，在台前唸唸有詞，聲色俱裂，夾雜著動作，表演結束，父親打賞個紅包。一群大字不識之人，講起江湖賀語，鏗鏘有力，令人嘖嘖稱奇。

1972年冬天，我官校二年級時母親病逝，結束了她悲淒慘淡的一生。父親年紀大了後，沒



退休俸，又沒專長，成了我最大的負擔。後來病逝在台北三軍總醫院，走完他這一生看似輝煌、晚年悲涼的人生。

初中畢業時，考慮家中經濟生計，加上兩岸局勢緊張，終須一戰，於是選擇從軍。我只報名陸軍官校預備班，接到錄取通知，母親不捨極力勸阻，但拗不過我的堅持，我就進了預備班13期。

剛進軍校時，臨戰喧囂，戰爭氛圍濃密。既然是軍人，勢必要上戰場，故「及時行樂」成了我旅居人世最緊要的事情。念茲在茲的，是如何將有限光陰好生運用，儘情揮霍。我編在預五連第二排，萬勝雄是排頭，休假他邀我去他家，萬家成了我軍旅生活之外的重要寄託。萬伯父、母態度親切，適值我發育期，假日常在他家吃大包子，每回都吃6-7個。萬伯伯直到過世前都還牢牢記著，逢人介紹我時，開心拿出來說事，成了經典話題。

預備班生活輕鬆愉悅，晨間有牛奶、煮蛋，中、晚餐時有椒麻鴨、咕咾肉。週六偶爾輪包子公差，熱騰騰、香噴噴的大包子，堪比豪門



韓國陸軍大學外籍軍官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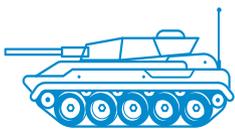
佳餚；勤練體魄，每天下午繞黃埔湖跑步，登高怒潮亭，望天心遠，意氣飛揚；頑皮的我常扣分減點超標，正午到樓頂出棉被操，烈陽高溫下先抱棉被罰站半小時，突然向前半步，幾乎可嗅到腳底皮烤焦的味兒。之後再全身蓋著棉被，悶個15分鐘，更能體會啥叫「酣暢淋漓」；印象最深的則是寒暑假領了一筆不菲的退伙費，除「孝親金」有著落，也有了全省走透透的底氣。

進了官校，知道二年級結束要依成績排序擇選兵科，且裝甲兵科47人，2/3留在島內。考慮我為獨生子，希留在島內，不讓母親耽心；且裝甲兵是戰鬥兵科，可顯軍人威風。為了選裝甲兵，我一、二年級可用功的。

選完兵科，又回到及時行樂的基調。在校內，我參加了橋藝社，與張緯良是搭檔，每回對外賽局前，8人2組捉對廝殺。晚點名後在教室通宵練牌，還用軍毯圍住窗戶，防阻燈光外洩，緊張、刺激。我也獲選代表官校參加國軍運動會五項戰技競賽，是學校特選的24名精英，施以超強的體能集訓，極度辛苦，一趟下來，心中再無懼事。印象最深刻的則是負責籌辦44期的畢業晚會，可借故



年輕帥氣的戰車營長



營長期間眷探留影

隨意離開校區，開開心心地渡過四年級下學期。

1975年8月，畢業分發部隊抽籤，運氣不錯，中籤獨立第4旅，駐地岡山，到戰車741營任職排長。初任軍官，萬鈞任務、實兵對抗，把大岡山腳下的一畝三分地（天山營區）炒得熱騰騰的，每個月想排1天休假都困難。

1976年我開始思考未來，盱衡現實情況，想脫離部隊，唯考試一途，也打聽到外語中心的進修途徑。我英文底子不好，為了圓夢，著手準備，訂閱空中英語教室，每日定時「偷聽」復興電台。天道酬勤，1977年8月我升副連長，適巧韓文班招生，我報了名。12月收到錄取通知，到大直外語中心報到，訓期二年。

進了外語中心，每天讀書，沒有其他任務干擾，週末休假，與部隊生活相比，簡直是「天堂」與「地獄」的差別。我利用此良機與內人席復華結婚，並且迎接長子小宇的出世。回想起來，我的人生路磕磕絆絆，每個過程有太多交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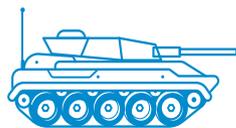
的縫隙，缺了中心思想，但又總能給自己編個理由邁向下一階段。眼見兩岸政治氛圍朝和平趨勢發展，當初從軍的目標「作戰」已悄然消失，部隊平日都在處理瑣雜碎事，無重大作為，又待遇微薄，於是產生了退休念頭。

1979年12月韓文班畢業，返戰車742營任連長。1982年連長任滿，派赴裝校受高級班，是營以下的參謀作業訓練，對我的幫助很大。此後各式方案作為我都按作戰計畫的格式思考，再依事件的性質稍做調整，成果就嚇嚇叫了。結訓再回64旅，接到總部人事署電話，要派我去韓國陸軍大學（比照陸院學資）受訓，那時坊間盛傳10年或13年可退伍，我立馬回覆：謝謝，我要退伍了。

未久，奉調裝校指參組任職教官。半年後參加美國參謀學院的甄試，通過初試，先去英文儲訓班接受半年訓練，和劉正雄、蕭再發同班。我用功地讀了二個月英文，玩心又起，當了伙委，週三散步假定期去練國標舞。沒多久，時代舞蹈社希望我能參加「東南亞國標舞業餘競賽」，讓我陷入長考，最後感情戰勝了理智，我選擇「競舞」。還編了一個理由說服自己：這可能是我一



漢光四號演習任戰車特遣隊攻擊示範 -



生中唯一的學舞機會，要學英文還可創機造勢。

英儲班結訓返回裝校，我向人事官探聽退伍之事，知悉我韓文班讀二年，要延長四年，屈指



韓國特戰司令拜會總司令任翻譯官

數來，也近20年。於是我重新規劃人生，以「上校」為目標、以「武官」為方向、以服役「20年」為底線。正巧總部又來電徵調我去韓國陸軍大學，我就這樣去韓國了。

在韓國一年的訓期，課業壓力不大，但當初僅學了一年韓文，根基不穩，開始為返國後擔任翻譯而耽心。我花了不少時間在「茶房」（咖啡廳）找人聊天，練習口語。畢業前一個月，校方依慣例邀請我家人到韓國，安排餐會及旅遊，留下美好的回憶。

返國後調至情報署國際情報組，負責禮賓業務。在沙春生學長耐心的教導、協助下，參謀作業有長足的進步。那時和韓國還有邦交，雙方首長時有書函往來，我經常查閱書信範例擬稿，久而久之，在文字運用上稍的心得，奠定了寫作的基礎。

1985年8月我調109師3戰群774營長，我擔當漢光四號演習戰車特遣隊攻擊示範重任，經歷軍團司令、總司令、副參謀總長的預校，惟總長臨有要事未能親校。隨後即以全營實兵加入師對抗演習，我率隊一路挺進，最終殺到陸戰99師

的師指揮所，大獲全勝，留下了歷史紀錄。

營長期間重要績效有：一、參加營長本職學能測驗，三天時間，我也沒啥準備，運氣好，拿了第二名。二、將軍山的車道鋪設工程，我巧妙地向幹訓班借百來新兵，派幾位車長、水泥工，不費吹毫之力，就獲全師評比第一。三、全營戰車掩體工程競賽，我向工兵營長李大年借了怪手，利用夜間作業，輕鬆又奪了個第一。四、當選十軍團的模範營長，到總部接受表揚。此外我巧藉中秋晚會名義，請弟兄的家人來營會餐，在餐廳辦了個舞會，還表演一曲華爾滋，技驚全場，大大地奠定了我的領導地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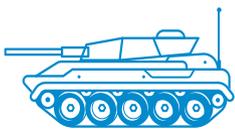
營長任滿接任參三科長，任職一年，也是成績輝煌。1987年全軍聯兵準則測驗，我師「支指部」中籤。晚餐會報後，戰情緊急，我從嘉義南下，夜探八軍團受測的師旅蒐情，在9份測驗卷中，找

了7份問答題，黎明返隊，應試結果出爐，榮獲全軍第二名，師長赴總部接受表揚。其次，陪同師長赴



田中配合砲 馬來西亞官舍一家四口全家福

指部基地訓練測驗，開設師指揮所，全程參與砲指部的基訓期末演習。我僅帶作戰官，三天期間，命令一個接一個下達，雖然甘苦，但搞定了。另外，十軍團年終檢討師、旅級單位分項績效時，參三科戰備訓練名列第一。我在109師營長二年、參三科長一年，是我軍人生涯最輝煌的時刻，考績連續三年特優。



1988年8月，師長胡家麒調升裝訓部指揮官，我返回總部情報署。期間有件事我記憶深刻，情報署長楊德智履新，空降旅對抗演習，業管情報訓練參謀因另有任務，考慮我當過參三科長，就派我代理裁判官。演習結束，我撰寫情報部份優缺點，繳交報告。未料作戰署綜整時，將我的報告截頭去尾，上呈參謀本部。業管情報的趙副總長，看了報告非常不滿，電知楊署長要加強部隊情報訓練，楊署長立馬狠狠修理我一頓，頓時成了黑五類。我花了一天時間，去作戰署調出資料，再將我的報告原稿附於其後，標示說明作戰署綜整謬誤之處，專簽趙副總長，得到平反，我又紅起來了，如洗三溫暖，人情冷暖在心頭。

1990年，我參加駐韓武官甄選，競爭者有沙春生和殷榮源二位學長，他們都對此職抱以厚望，但我因連續三年考績特優，又有得過獎章、獎狀，有特別加分，結果排名第一。趙副總長召見時，我主動提出想優先報考戰院，讓位退出甄選。返回情報署後，署長孫韜玉要我報名馬來西亞情報組長，那是英語系國家，考英文。參加甄選的還有聶啟迪和一位42期學長，他倆都是英



與黃大使伉儷、敦睦艦隊長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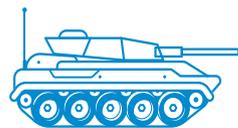
文研究所畢業，又在從事連絡官翻譯的工作。我勉力讀了二個月英文，他倆考試成績92、93分，我僅78分，但特別加分後，我又排序第一，我就這樣在1991年8月去馬來西亞赴任了。

在駐外人員中，我的英文不好，但績效卻在特優之列。我是一人小組，沒有任何支援，全靠



安排海軍敦睦艦隊訪問馬來西亞

單打獨鬥。1992年7月，接獲指示設法邀請馬來西亞國防軍總司令訪華。我利用新加坡軍人節酒會的場合，自我介紹，以新開幕的球場為餌，以大使名義邀渠打高爾夫球。中午便餐時，我拿出地圖，介紹金門的地理位置，以及各種類型的坑道，引發他的關注，再說明我可以安排他去金門走走，最後完成了這一項艱鉅的任務。



他訪台返國後很開心，召見我，提出邀請總長劉和謙伉儷來訪馬來西亞的期望。我立刻著手安排，僅一人作業，備嘗辛苦，還好禮賓接待是我的老本行，最終圓滿完成任務。駐外人員中，能在任內完成駐在國最高軍事首長互訪的，沒有幾人。

此外我還促成了82海軍敦睦支隊訪問馬來西亞，這個案子是在馬來西亞外交部拒絕我方來訪的嚴峻情勢下，我提出一個新的構思，改在一個外海離島，風風光光來訪，也有軍禮迎接，獲頒獎章一枚。

1993年6月我返回台灣，到國防部情報次長室工作。1995年4月及5月，分別擔任馬拉威總統及史瓦濟蘭國王的榮譽侍衛長，參加過二次國宴，算是長了見識。回首我軍旅一生，因督導、會議、參訪的國家多達19個，遍及四大洋洲，可說得上是奇幻之旅，也沒遺憾了。



馬拉威總統來訪擔任榮譽侍衛長

1996年，軍情局局長胡家麒函調我擔任軍情局情報研整處陸軍組長乙職。在軍情局期間，在長官楊天長先生的指導下，作業變得更加細緻、謹慎，有了長足的進步。1998年2月，局長

丁渝洲履新，他要求撰寫一份專報，題目是「預測十年後的戰場環境」，全局沒人能應對，我只好親自操刀。完稿之後，在擴大月會中提報，丁局長聽完後



2001年晉升少將

隨即提問，我對答如流，證明非他人代筆。他轉頭問主計處長，發個人獎金最高額度多少？主計處長答5萬元，當場宣佈發我5萬元獎金，並且安排親自在國防部作戰會報提報，我因此一砲而紅。2001年在局內榮升少將，人生的際遇有如白雲蒼狗，變化多端，實不可測。

我瀟灑地走過大半生，起起落落，一生浮沉，一路坎坷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雖多次身處逆境，然始終以一顆赤子之心對待，將忙碌的生活過得趣味盎然，將人生美好的一面展現得淋漓盡致。生命，不需要活得有多精彩，只需將人間冷暖，安於輾轉，以平常的心，走過歲月的平平仄仄，在關鍵節點處，體會著生活的沉浮。如今已年屆古稀，流光晃蕩，心頭有了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」之嘆！老人的生態，是清風明月，是柔枝漣漪，是細步款款，是淺笑連連。一切美麗是和諧的，渾然天成，典雅含蓄。我喜歡現在的生活，沒有驚喜，也沒有意外。日子細微簡單，卻很快樂。